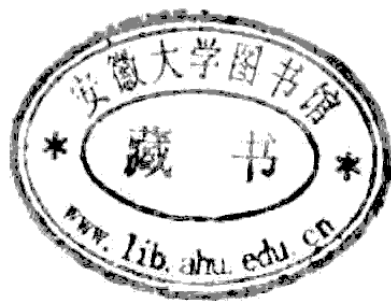




# 安持人物琐忆

陈巨来 著

孙君辉 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持人物琐忆 / 陈巨来著.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5479 - 0158 - 8

I. ①安… II. ①陈…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9312 号

---

## 安持人物琐忆

陈巨来 著

---

特约编辑 陆 灏  
责任编辑 黄 剑  
审 读 王 彬  
技术编辑 钱勤毅  
封面设计 王 峥  
责任校对 倪 凡

---

出版发行  上海书画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 593 号  
网址 [www.shshuhua.com](http://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sh@online.sh.cn](mailto:shcpsh@online.sh.cn)  
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15.34 字数 27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301—10,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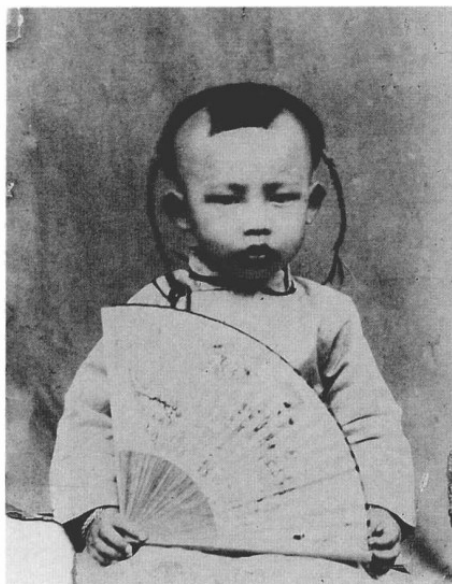
---

书号 ISBN 978 - 7 - 5479 - 0158 - 8  
定价 40.00 元

若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陈巨来(七十岁)



上左图：陈巨来(五岁) 上右图：陈巨来  
下左图：陈巨来夫人况绵初 下右图：陈巨来夫妇

## 目 录

西山逸士·····	1
吴昌硕轶事·····	7
吴湖帆轶事·····	11
赵叔孺先生轶事·····	21
记大风堂事·····	31
吴待秋与冯超然·····	47
记费龙丁与陈半丁·····	53
记钱瘦铁、陶寿伯、顿立夫·····	55
记丰子恺·····	59
陆小曼·····	63
记庞左玉与陈小翠·····	73
记螺川事·····	79
记宋守玉·····	89
袁寒云轶事·····	95
记梁众异·····	111
记赵叔雍·····	117
王湘绮·章太炎·马通伯·····	121
吴棠和吴永(附记朱彊邨一二事)·····	125
记况公一二事·····	129
记张鲁庵·····	133
记陈蒙安·····	137

记陈病树·····	141
记夏剑丞与周梅泉·····	144
记蒋密韵后人·····	147
记杨云史·····	168
记弹词艺人黄异庵·····	172
记十大狂人事·····	176
记造假三奇人·····	189
记同行嫉妒之种种笑话·····	196
记几个纨绔荒唐子·····	201
记所见的几个名票友·····	208
润例、诊金之种种怪现状·····	216
几个旧友·····	222
李烈钧与华夫人·····	225
记程潜与杨虎·····	228
记太极形意八卦三个内家拳事·····	241
报应·····	257
后记·····	265

## 西山逸士

溥儒，字心畲，自号西山逸士，斋名寒玉堂。清宗室也，道光帝之曾孙，恭亲王奕訢之孙也。善书，擅画，其祖父收藏多精品，皆传于溥，加以专心研摹，故能成为一代大家，称之无愧也。少时曾留学德国，自谓所学一无所用，故入民国后，即以鬻书画自食其力矣。民初时人尚慕清贵，故所入颇丰。恭邸易主后，乃迁居于北京西山，西山逸士之号，盖自此始也。时蜀人张大千亦侨寓西山，与溥为比邻，遂朝夕过从，成莫逆焉。心畲楷书似成亲王而参之以《圭峰碑》，为大千所钦服，故大风堂每得名画，书额题字均求溥氏所写也。而溥画每多倩大千合作，于是“南张北溥”之名，盛传于遐迩。

抗战胜利之初，大千自蜀来沪开画展，嗣即至北京（时尚称北平），归时携溥书画数件，出以见示。余只对其楷书佩服之至，于其画则未敢恭维也。大千谓余曰：“溥氏制画，可与湖帆并美齐肩，为吾所生平最佩服者。吴、溥二人之外，半个是谢稚柳矣。”当时余犹未敢深信之也。四六年冬（或四七年春，忘矣），溥氏与齐白石同时南来，同寄寓杨啸天之兴中学会中，余以杨氏之介始与溥氏相识。当时所给我印象甚佳，觉其人恂恂如也，毫无逊清宗室虚架子，又无书画名家之习气，所谓像一个读书人样子，谈话亦至谦虚。不久，蒋帮强之为伪国大代表。及伪选开始前夕，溥竟溜避杭州，遁而不出。其间数以书来，嘱余刻印，并写二篇游记，及赐作余印集序文一篇，均小楷也。后竟以溥所自撰其夫人之墓志铭一篇，亦并以相贻，且曰：今世永无刊石希望矣，故用以奉贻作一纪念云云。

及解放后，溥乃来沪，初寓新亚饭店，后迁铜仁路北京西路口，与余邻近，遂朝夕相晤。据其告余曰：陈毅市长曾以车迎之市府，告之曰：中央最高首长知先生虽为伪国大代表，未受丝毫贿赂，且未投一票，隐居西湖，人格可嘉，所以现在要请你重返北京，为人民服务，担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之职。一俟你到京之后，所有封存西山你家之物件，当即启封发还可也。吾是坚辞未允也。及居北京西



路公寓时，余又亲见当时副市长潘汉年三次以函召之，敦促不已。溥乃告曰：北返是可以，但副院长决不接受，如能做一个大学助教，至多讲师，副教授不能接受，如蒙照准，则全家车费，吾当开一展览会，以书画出售所得，可以自理，无需政府资助也。潘氏允准了，但云讲师太谦虚了吧。事已说定。溥亦由当时荣宝斋笺纸店为之开一画展，所得尚丰，将成行矣。突有北方来人告之曰：徐悲鸿知你将回京了。悲鸿在外声言，必须把你大斗打倒，方称其愿云云。徐画，溥所鄙视也，故欲趁此机会辱之耳。溥闻后，遂改北上为南翔矣。中秋前后携妾及一子，一去不返了。

当六七月之间，余乃发觉其作画太不经意，而且必一画如需设色者，辄嘱其妾或杭州回来之新学生随意洒染，以致精神毫无，而尚怡然。溥为人至爽而诚笃，与湖帆等迥然不同也，但因出身关系，对人情世故，往往不周也。在此二月中，溥嘱余刻者，达三十余方之多。以前所用印均为王福庵之作，至是时悉为被渠磨去了。一日有顿立夫（原为福庵拉车夫，后王收为弟子，印神似王也）由荣宝斋经理梁子衡携之晋见，并赠印二方求正。溥略一展视，即随手付余，笑笑曰：“正缺石头，请你刻吧。”余见顿方在座，婉告之曰：“这刻得很好，可留用也。”溥曰：“你不磨，吾磨。”言时即就砚砖上磨去了。可怜连刻的什么字，他都未见也。梁大窘，顿立起即去了，溥若无事坦然也。又一日，吴仲垌以手集古人印拓一册呈之，溥又略一翻阅，即随手给余曰：“送你吧。”余曰：“吴先生拓得精极的，我不能要的。”溥曰：“你不要？”即向字纸篓中一丢了事，使吴大窘而去，溥自若也。在临去之上一夕，溥整理行装，见桌上有郎静山为其所摄半身坐像（十二英寸）三纸，至为肃穆，溥又向废纸堆中丢去，余乃索回珍藏，今只存其一矣。以上三事，均溥为人太率真之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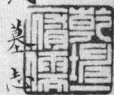
溥勤于画，每日总手不停挥，常常画成即赠予余。余私衷不赏其草草之作，辄婉辞谓之曰：“公画太名贵，设色者可易米度日，吾不敢受也。书法多赐，则幸甚矣。”嗣后，凡有所求，无一不立挥而成，且多精品也。溥食量之大，至足为人所惊，食蟹三十个尚不饱也。食油条后，不洗手，即画了，往往油迹满纸。余每求画（指明墨笔）求书之前，辄以洗脸盆肥皂手巾奉之，求先洗盥。他认为余对之恭敬，辄下座拱手以谢。此亦一佳话也。今日思之，为之低徊不已也。

当其初抵上海时，大千正来沪，曾设宴款待之，同座者只李氏兄妹、湖帆、子

皇清一品夫人多羅特氏墓誌

銘

夫人諱淑嘉字清媛隴陰人也  
烏桓巖邑帝子經邦沃水名城  
諸侯胙土若夫從周伐罪旗分  
沙苑之兵佐漢定功名列雲臺  
之上考文忠公升允陝甘總督  
宣統辛亥率土分崩叛將嬰城  
賊臣據鎮當是時也兵臨漢水  
星宇雲揚瓦振秦關沙崩虹直  
公乃擔師西起傳檄東馳節度  
秉鉞元戎啟行八水斷流三秦  
席卷而地烏雲騰之際 鳳詔  
休兵孤虛風變之中魚軒渡水  
夫人容止端莊躬承訓誡中郎  
孝女才聞色絲內則賢媛禮昭  
佩悅年二十一遂歸於我晨昏  
展敬有美齊姜葦盟斯勤詩備  
采子歸甯父母青天蜀道之難  
遠其兄弟白雪秦關之阻至其



遊天目山記

戊子之夏道出於潛遂遊天目



其山高峻入雲巖巖竦疊水因  
山曲注於龍池東出臨安為大  
溪東流為苕西趨於潛為紫溪  
合桐廬之水以匯於浙江山行  
數里越嶺至禪源寺杉松椽櫟  
皆十圍千雲直上水木相映天  
風夏寒登山過七里亭宿於上  
方石柵方華敷霜散雪離披澗  
谷將觀龍池則絕頂無路不可  
登澗上孤峯雲舉曰望仙臺攀  
巖履石行數里有五峯款側奇  
木橫生其下絕壁百仞曰倒挂  
蓮花峯至元高峯禪師悟道於  
此歸路經岳雲洞洞如罅井湧  
然以深莫測其底止隱者贈雲  
霧之草草生白尺松杉之類挂  
樹無根蓋山高氣寒雲霧之所  
結成峻極不可采冬隨雪落始

上图：溥心畬小楷《夫人墓志銘》 下图：溥心畬小楷《遊天目山記》

深及余也。当时溥只对湖帆及余二人娓娓清谈不已。子深当时携笔、砚、纸、色，求一合作书画，张、吴、溥三公竟无一动笔者也。事后，大千笑谓余曰：“巨来，你要心奋书画，是大有可能了，但是你要当心他的如夫人呀。吾在北京时，常常见到溥氏如有友人过访，谈得高兴时，即挥写书画以赠。他的如夫人总像三国时刘表夫人蔡氏，在屏后窃听，如见友人携画而去者，她辄自后门而出，追而问之：‘先生，你手中二爷的画，付过润资吧。’答是送的呀，即向索回，曰：‘那不兴，拿润资来取画。’”大千云：“你要当心被她所夺啊。”后与之朝夕畅谈时，觉其如夫人殊与大千所谈不同也，她不但不歧视余，且曾检出溥自藏小尺（册）页等见贻也。犹忆在他们临行前一夕，余忽忆起大千曾以精品《岷江晚霭图》手卷一事见贻，尚无引首书者，以告溥氏。溥氏谓何不早拿来写之，今砚笔等等均装入包内了，奈何奈何。其如夫人谓余曰：“放心，吾立刻可拆包裹拿出来，放在此，你明晨拉住二爷写可也。”当时即以大汉砖砚一、大小笔各一、印一，陈诸桌上矣。其时溥忽嘱并以自己数十张得意之作供余欣赏。余至此际方才读到了真正溥画了，山水、花鸟、水族、人物，无一不备，精美莫与之伦，视大千、湖帆有过之无不及也。余惊询之曰：“溥先生，今天方获睹大作如此之美，外面如何与此不一样耶？”溥笑曰：“吾每写有得意之作，总自留聊一自娱耳。”余至其时方信大千之言不谬也。次晨即余以正楷写了引首，并题跋一段，誉大千此画似高房山云（房字似有误，同音耳）。

余与溥获交只二月余，觉生平所友者，惟其为最真诚、最坦率，惜缘分至短，为之永铭五衷而已。后据徐伯郊（博物馆长森玉之子）云：溥氏曾至法国多时，以不善应付，几至无以为生，乃告急于大千。大千汇以美金五千元，始获回至台湾。又以不肯为官，落落寡合，以致患鼻癌逝世了。当其死时，大千正游历巴黎，法总统戴高乐为大千摄制纪录片，放映于世界各国。香港报刊上一日间载二消息：一为溥心畲惨死台湾，一为张大千遨游巴黎云云。此亦伯郊来申时所谈也。

溥氏与余每谈及当年清宫琐事，祖宗家法，常慨然曰：做皇帝不自由，做亲王更不如老百姓也，连着衣服亦无自主之权云云。暇当专写记之。

## 吴昌硕轶事

昌老名俊卿，字仓石，号缶庐，又号苦铁，晚岁始更名昌硕。浙江安吉县人，生于清咸丰甲辰年。在太平天国时，全家离乡，据云其母及妻均死于乱离之中。壮岁进学之后，至苏州做盐大使小官，曾任安东知县，只一月即免职。甲午之后，吴大澂革职回吴门，昌老即在其家作清客，时昌老刻印已自成一家面目矣（他早年刻印专学吴让之，开始亦为西泠奚、黄一路入手，篆书学杨沂孙，行楷学黄小松，醇雅异常，与晚年之剑拔弩张迥乎不同也）。昌老性喜以刀乱刻，窻斋书室中红木紫檀几桌上刻遍了石鼓文，故为窻斋所不乐，未久即去大通做朱子涵盐署中幕僚矣。渠主吴家时，仅命其刻“二十八将军印斋”一印，昌老刻边款只“俊卿制”三字，但此印之佳为其生平所仅见之作，殆所谓显显本领邪？

据闻昌老少时，深受杨见山（岷）之指授与提挈，故虽至晚年，犹复誉之不置。民国后，以王一亭（日本人所设洋行之买办，商人而兼画家者）努力向日人介绍作书、作画、刻印，声名之盛，一时无两。而其见人谦谦然一似平日，毫无自高自大之态，尤足令人钦佩。

余于二十岁（甲子）与况氏订婚后，即由先外舅蕙风先生率领时诣缶庐进谒，其时渠已八十一岁矣。余正在学习篆刻，初从叔师只半年，自知太幼稚，因先君见谕云：先四伯父昔年亦为苏州小官，与昌老至好，且订金兰为盟，故余以所作印存汇订一册，恭敬呈求匡谬。乃渠一手接了印册，只见封面，未阅内容，即连连说道：“好极了，好极了，佩服佩服。”余对之深为不满。第二次又诣缶庐，携了当年四伯父求他与蒲作英合作兰石折扇一柄，巧的是题款为蒲氏所书，昌老只钐一章。余以扇呈阅，他看后又大赞不已。余笑谓之曰：“老伯也画的呀。”他只笑笑说：“啊，不记得了。”余又指先四伯父渔门上款，询之曰：“这是我四伯父，还记得否？”昌老乃改容相对，复取余所刻印拓细阅，阅后仍叫我“巨翁”：“你刻的印，道路走对的，初学极应该专攻汉印工正一派，我早年也是从工稳浙派入手的，三十以后方才敢自行改样子，现在外面的少年一开始即摹仿我的一路，不

从根本着手，完全变成了‘牛鬼蛇神’（这四个字，余在二十岁时即有深刻体会了）。巨翁，你千万不要学我啊。”又对我说：“刻印与写字写画不同，是等于唱花旦。”说后，又看看余只二十岁，似悔失言，又补充说：“巨翁巨翁，你不可误会，我是比喻，刻印要靠目力腕力，卖一个年轻，老了就退化了，五十五岁之后，是一个关，我过了这关，即日渐退步，六十五以后，大部为徐星州等学生代笔了，现在我书画上所钤诸印，已一蚀再蚀，都已为儿子学生等加深摹刻的了。”其时余又请求刀法，有无多式多样，是否握刀必须似握笔，刻石似作书？昌老云：“我只晓得用劲刻，种种刀法方式，没有的。”余更求渠以如何奏刀方式见教，他遂立即出一石，刻了数刀，并刻了“岳老”边款二字。余视之与叔师无异，也是横执刀，刻时从右而左的。他是晚虽“巨翁”不绝于口，但所说、所示范，无一不诚恳异常，弥可感也。

昌老人极矮小，至死八十四岁，头上仍盘一小髻，似道士一般，无须，故有“无须道人”一印。初一见面，几与老尼姑无异，耳聋，但有时其子女细声谈论老人贪吃零食等等，渠必声辩不认多吃。故有人云他的聋是做作云云。朱丈与之同为湖州同乡，故交谊与之最深。他晚年如有人请吃酒席，必请必到，到必大吃不已，回家时患胃痛，所以丈特集成语一联赠之曰：“老子不为陈列品，聋丞敢忘太平年。”岁乙丑，沪上一小报，名曰《大报》，主人为清末癸卯举人步林屋（名翔，河南人，袁世凯之秘书），凡上海唱旦女伶、北京来申之青年男女伶人，无一不拜之为寄父。余其时常至其报室请益，故凡属名女伶几无一不相熟者，都为步君所介也。昌老听京剧，因之与步君成至好。先外舅与朱丈，亦因步作诗甚佳，所以时时会晤。其时大世界大剧场有小女伶名潘雪艳者，面貌娟秀，一无伶人习气，吴、况、朱三公群相赞美，步君遂提议拜三公为寄父，三公一致同意。乃由步君设席于先外舅家中，宾朋满座，朱丈端肃如恒，昌老与先外舅，欣乐高兴，一洗平日道貌岸然之态矣。昌老在家已预制七古一首纪此盛况，惜未抄存，久已忘了，仅忆及最后一句云：“向隅剩有刘大麻。”盖是日有刘山农（当时书家）在座，未得为寄父之一，故昌老以此红之耳。是夕先外舅在席上撰联二幅，一交昌老，一付丈，嘱分别书之，以作见面之礼。先外舅又特提出求昌老需作行草书之。殊不知昌老生平从不作行书联者，故第三日写就送来仍为篆书，先外舅竟大怒，认为昌老违背其意，失了面子，谓丈及余云：“昌硕倚老卖老，丢我脸，我与之从此死

不见面矣。”丈以谓一时意见，日后当可忘之，故一笑置之。孰料先外舅遂绝迹不至吴家了。后丈与余谈及此时，为之长叹不已。隔三年，昌老亦逝世矣。昌老至死时，尚未知先外舅已与之绝交了。

昌老在七十前，曾纳一妾，未二年，即跟人不别而行，昌老念念不已，后自作解嘲，笑谓先外舅曰：“吾情深，她一往。”殊觉风趣也。昌老昔年所云刻印五十五至六十是一个关，余初不信其说，洎乎今日，深有此体会。老人之言，不吾欺也。

又，昌老涵养功夫之深，为任何人所不及。据先外舅告余云：某日有一估人出示一幅渠落款所画之花卉，其实乃赝品也，最可笑款书为“安杏吴昌硕”。乃昌老一经展视，即说：“是我画的。”估人满意而去后，在座某君问之曰：“昌老，‘安吉’写成‘安杏’，难道是真的？”昌老笑笑云：“我老了，笔误也。”某君行后，昌老谓先外舅云：“我也明知其伪，但估人恃贩卖为生，如说穿了，使他蚀本了，认承真的，使他可以脱手，赚几元钞票养家活口。我外间假书画何止这一幅，多这一张，于我无损，于他有益，何乐不为邪？”此事在任何人当之，必无此宽容也。

昌老只擅仿李复堂、赵撝叔一路花卉，山水非其所长，凡有人强求者，辄囑吴待秋代笔交卷了。丁卯年逝世前，商君笙伯（言志）自绍兴家乡携来名产麻酥糖十包赠之。其子东迈仅予以一包，其余全藏去，不料被老人所看到了。入夜又私自起床，取食二包，竟梗在胃中，无法消化，遂致不起。老人好吃，殆成常例，赵叔师晚年因在婿家，连食四喜肉多块，以致成肺炎而死，真无独有偶也。

昌老擅作诗，惜所学者，为清代名家钱石一路耳。渠写成后，晚年必求先外舅指正，上款总是称吾师，内弟处所藏至多也。

## 吴湖帆轶事

吴湖帆原名翼燕，又名万，字遯骏，三十后始更名湖帆，号丑簃，以藏隋《常丑奴墓志》宋拓本故以为号，又藏宋拓欧书《化度寺》、《虞恭公》等四碑，自署曰“四欧堂”。生二子二女，各名之曰孟欧、述欧……云。祖父即清著名金石收藏家吴濠斋（大澂）。其本生祖名大根，甲午年濠斋以书生而与日本战，致丧师辱国，湖南巡抚被革职，回吴门，时湖帆适生，遂承继为濠斋之孙矣（其父讷士，未承继，仍为侄也）。其外祖乃川沙金石名家沈树镛（韵初）；其岳父潘仲午，清尚书潘祖荫（伯寅）之胞弟也。妻名树春，字静淑，四十后亦擅画花卉，神似清女画家陈书南楼老人。岁辛酉，静淑女史卅生日，仲午先生以家藏宋版宋器之所作《梅花喜神谱》二册赐之，湖帆遂又署其斋曰“梅景书屋”矣。

吴、潘、沈三氏均为当时之著名收藏家，故湖帆从小即耳闻目染无一而非书画金石，基础既深，加之以力学不怠，故其成就，自非余子可及矣。又性格高傲，目中无人，盖环境使然也。其少时陆廉夫（恢）尝为濠斋门客，湖帆可能得其启蒙，但渠深讳之。甲子始迁居沪上嵩山路八十八号，与当时名画家冯超然（迥）为比邻，冯长于吴十二岁，二人至相契，朝夕不离。是岁吴定润例，价奇昂，每尺卅元，扇同之。乙丑冬日，余在叔师（赵叔孺）案头获睹其润例，认为从未见过。叔师谓余曰：“此人乃濠斋之孙，画山水超过其祖也。”余闻之印象颇深。及丙寅五月四日晨十时，余至赵师处，先见弄口停一黄色汽车，及至书房，忽睹一位年轻而已留胡须之怪客，身穿马褂，头戴珊瑚小顶之帽，高谈阔论，称叔师则甚恭敬，曰太世叔不已。叔师对之谦逊有愈于众。余私自询叔师长子益予，问里面这人做什么的。益兄谓我亦从未见过，大约是做文明戏的吧。谈至十二时，叔师留之午饭。饭后渠出示《常丑奴墓志》，求师审定。余在旁侍观，见渠自跋题名，始知此公即叔师所心折之吴湖帆也。首页铃一印，白文“丑簃”二字，既似吴让之之柔，复有黄牧甫之挺。叔师询之，此何人所作，吴云自己刻的。余对之大为佩服。但渠对余，侧目而视，不屑一顾。余亦不愿求师作介绍也。后师亦取

一本旧拓《云摩碑》请其赏鉴。渠亦恭维敷衍。其时渠忽发现碑拓末页铃有一白文印“叔孺得意”一方（此印乃乙丑年师以《双虞壶斋印谱》中“叔得意印”回文印，命余将“印”字改成“孺”字而成者，余以孺字配得至妥，故宛然汉印矣），大加赞美，顾谓叔师曰：“太世叔，你刻这印，太好了！”叔师笑谓：“不是我刻的。”吴问啥人刻的，师乃指余曰：“这是我学生，是他刻的。”斯时焉，吴以惊奇之面目询余姓名，大为恭维，与前二三小时之湖帆，判若二人了。他谓余曰：“你印真好，神似汪尹子。你见过汪作否？我藏有《汪尹子印存》十二册之多，可以供你作参考的。”当时余只廿二岁，对汪尹子尚茫然不知也。承师见谕云：“汪名南，为清初徽派大名家，与程穆倩、巴雋堂（慰祖）齐名者也。吴先生有此珍藏，大可求之一观也。”当时吴即起立谓余曰：“我们去吧，到我家中看印谱去。”临行与叔师约定，次日求师为之介绍去访罗振玉，求题四部宋拓欧碑。当时余至其家，吴云夫人方回苏州去了。故即请余登楼径至卧室，旋即检出汪谱见示。余爱不忍释，吴云：“可带回去详看。”余云：“希望借一星期如何。”他云：“一年两年尽不妨也。”（后七年始还之）余生平治印，白文工稳一路全从此出，故余于吴氏，相交数十年，中间虽与之有数度嫌隙，渠总自认偏信谗言，吾亦回顾当时恩惠，感情如恒矣。次日为端午节，吴复以车迎我往接叔师同访罗叔言。出罗宅后，三人同至当时“一枝香”菜社进餐，又复介余至比邻冯超然家聚谈，复一印囑刻。余志为仿汪作归之，吴氏又以拙作求王栩缘（同愈）太史审定。王老告之曰：“此生刻印，二十年后为三百年来第一人矣。”吴氏嗣即介余晋谒，王老尽出所有印章，仅留数枚，余悉磨去命余重刻之。湖帆原来所用之印，均为赵古泥、王小侯之作，亦一例废置，且笑谓余曰：“我自己从此不刻了，让你一人了。昔恽南田见王石谷山水后，遂专事花卉。吾学恽也。”终湖帆一世，所用印一百余方，盖完全为余一人所作者（只余被遣淮南后，有“淮海草堂”与“吴带当风”二印为他人所作耳）。吴氏最不喜缶老之印，尤讥其所作石鼓文，尝告叔师云：“昌老之石鼓文拓本，大约是绢本拓的，为裱工拉歪了，故每字都斜了吧。”甚矣，其言之谑也。

吴氏于近代任何画家，少所许可，尝谓余曰：“现代画家，吾仅服膺四人：陈仁先（曾寿）、金甸丞（蓉镜）、夏剑丞（敬观）和宣古愚（哲）。”此四人盖均为文人画。吴之推崇，意在言外也。书法则郑海藏隶书，叶遐庵、沈尹默行书，王栩缘小篆与大草，亦只四人而已。渠之对于如皋诗人冒鹤亭（广生）终身念念不忘，



巨来道兄集毛公鼎文

天黃回降人食且妻會

安身王人城小

戊辰十月 吳湖帆書于四歐堂

吳湖帆篆书对联